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民译汉）

中国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 翻译作品选粹

蒙古族卷

中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 翻译作品选粹

蒙古族卷

中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不死的铁木尔

布 林/著 乌力吉/译

当扎拉森一家准备喝早茶时，平静如水的四周不知被什么搅了下变得惊慌失措般嘈杂起来。扎拉森的大肚媳妇连碗茶也没喝完，额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看样子，她马上要生了。扎拉森焦急了，放下碗就去请接生婆。接生婆不在家。他打听接生婆的去向，跑了几户，到中午时分才找到了接生婆。他俩来时，扎拉森媳妇还没生，阵痛使她全身汗水淋漓。

两天前，格根庙的拉布杰喇嘛预知到扎拉森的媳妇要生继嗣儿子，便关门闭户念了两天咒语。

阵痛一次强似一次，使扎拉森的媳妇难以忍受，但胎儿就是降生不下来。这是接生婆这些年来最困难的一次接生，接生婆的汗水濡湿了衣服。黎明前婴儿终于生了下来。扎拉森媳妇看了眼安然无恙的婴儿，长长松了口气，便耷拉下了脑袋……

婴儿很少啼哭。见过的人们都以为扎拉森媳妇给他生下了个傻子。极度的悲哀使扎拉森的额头上挤出了许多皱纹。没几天，很少啼哭的婴儿竟然奇迹般爬起来，以摔跤手的动作手舞足蹈起来。失去妻子悲痛欲绝的扎拉森哪有心思欣赏婴儿这一超常动作，将婴儿用袍儿马虎地裹包起来，丢在炕上。

爱妻死后，扎拉森变得沉默寡言了。婴儿没有给他带来多大欢乐。人们虽说他儿子不凡，但他对这些话同对待儿子一样冷淡。有时婴儿哭得鼻青眼



肿，扎拉森也置之不理。因没吃到母乳之缘故吧，婴儿不时就饿得哭起来。牛呀羊呀的，扎拉森哪有那么多时间照料婴儿？婴儿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扎拉森婴儿的食量很惊人，一口气就能吃一葫芦奶。牛奶助他疯长，不到满月胎发就长得一卷一卷的，眼睛也变得滴溜溜的。谁也不信这是刚满月的婴儿。

黄风、干旱像两把刀，威胁着沙原。黄风白明黑夜刮个不停，好几个牧人在大风中迷路失踪了。虽然已过清明，但沙原上寸草不见，羊儿开始一群群地死去。喇嘛们念了几天求雨经，于是天空飘起乌云，并隆隆响起了雷声，人们以为马上要下雨，满怀希望地望着天空，但不知为啥，干打雷，不下雨。不一会儿黄风乍起，云就被风撕碎了。

牧人们遇到了几十年罕见的自然灾害。这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拉布杰喇嘛把三个骰子放进本巴瓶里连摇三下，然后把骰子倒出来，按骰子上面的点数查过经卷之后说，这灾害与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有关。这婴儿是个妖魔，他克死自己亲生母亲，现在魔爪正伸向你们呢！

拉布杰打完卦后，为铲除作怪的妖魔，念了咒语。

拉布杰的咒语可能在奏效，扎拉森的儿子遽然口吐白沫，两眼翻白，倒下了。好在有个过路人在扎拉森家打尖，他熟谙穴位，见小孩濒危，放下手中的碗，从包里取出银针。扎拉森看见儿子断了气，以为不行了，可过路人的几针使得小孩脸上有了血色。

老人们略知拉布杰与扎拉森两家有祖辈上的冤仇，认为喇嘛趁机在报复。然而事实吻合了喇嘛的话，人们也就将喇嘛的话信以为真，赞成很快弄掉那个作怪的妖魔。

黄风整整刮了一天，十几个喇嘛披着落日余晖，将用皮袄裹包着的扎拉森的小孩，丢进了南山沟。然后念了阵经，顺着黄风往回走。风呼呼刮着，喇嘛们的袈裟在风中旌旗样飘舞。

孤苦伶仃的扎拉森一只手托着下巴，坐在门前，任黄风怎么吹也一动不动。

两天后扎拉森放牛走到南山沟附近时，看见路边有个牛粪堆大的东西蠕动，便不由走近一看，惊呆了。那蠕动的东西竟是他的儿子。儿子脸色苍白，一卷一卷的头发上落满了尘土。嘴唇虽翕动，但哭不出声——小孩的嗓子已哭哑了！



两天两夜了，宝宝竟没饿死！扎拉森有点不相信眼前的情景，愣了半天才伸手抱住了儿子，准是佛爷不让我宝宝死哩！他嘴里喃喃自语。

这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带回家里的！扎拉森想到这里，手不禁抖了抖。

怕有什么人看见，他环视了下周围，幸好不见人影。怎么办？他想起去年冬天打猎时在这附近发现的洞穴。对了，就把他抱回那里吧。

洞穴里阴森森的。扎拉森放下儿子，拾回柴火，生了火。金黄的火焰一跳一跳，很快驱散了潮湿，洞穴变得温暖了。扎拉森取出褡裢里的水，抱着孩儿，一滴滴喂进他的嘴里。于是孩儿的脸上慢慢有了血色，呼吸也均匀起来……

从那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扎拉森每天不误送一趟牛奶，并生火暖一下洞，临走时搬来大块大块石头，将洞口堵得严严实实。

干旱像一把刀威胁着牧民。好多牧户倒场走了，草原变得灰蒙蒙一片。一天，天空遽然涌起乌云，雷声隆隆，下起了倾盆大雨，大雨连续下了两天两夜。

雨后没几天，草原上绿草如茵，百花盛开。人们看见荒漠的草原一夜之间换了面貌，有点不信自己的眼睛，擦了一下又一下。倒场的牧民都回来了，很多母羊下了对子羔，这是往年少有的事儿。草原一下子欢乐起来。

扎拉森给儿子起了个名，叫铁木尔。铁木尔虽半饥半饱，但长得特别结实，并能跌跌撞撞地走动了。扎拉森一有空就去看一下儿子。现在他有点喜欢起了儿子。

一天，扎拉森走进那个洞穴时，小铁木尔正在睡觉，口角流涎，睡得香甜。扎拉森生起火，熬茶烤肉。火星劈里啪啦溅起来，落在小铁木尔的赤裸的身体上他也觉不到。看见这情景，扎拉森心想我的儿子准能长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小铁木尔每天被关在洞穴里烦闷了，走出外边时高兴得什么也似的。小铁木尔啊啊叫的欢快声使扎拉森郁闷的心情像原野一样舒展开来。

一天早上，扎拉森来到山洞门口，看见密密麻麻的狼踪，心里咯噔一下，急忙打开洞一看，只见小铁木尔睁着惊恐的眼，用糊满血迹的手指着门口呻吟说什么。原来小铁木尔听见洞口传来狼叫声，好奇地去了洞口。从石缝里伸进来的狼爪，抓破了铁木尔的手。他看见狼爪实在不友好，就用石头砸它……



留下孩子一个人会出事儿的！扎拉森抽空奔来照看儿子。但什么羊群呀、牛群呀，家里里里外外就他一个，忙得团团转，没多少时间照看儿子。

小铁木尔好像吃了增长素什么似的，长得特别的快。说话虽嫩声稚气，但身量足有三四岁孩子一般。扎拉森索性将儿子领回了家。他逢人就说他抱养了个儿子，人们已忘记了那个弃野的婴儿。

一天，小铁木尔在屋外玩耍时，看见了一只非常可爱的七彩小鸟。铁木尔接近小鸟时，它飞到他够不着的地方落下，喳喳叫个不停。铁木尔走近时，小鸟又飞到他够不着的地方落下。铁木尔喘着气又追，小鸟儿一直把他引到一片森林时就忽然不见了。

森林里吹来一阵阵阴风。铁木尔站在原地用眼睛寻找飞起的小鸟时，森林里猛地闪出一头棕熊，直冲向铁木尔。棕熊的眼睛冒火，嘴大如盆。铁木尔吓得只张嘴，喊不出声来。这当儿“轰”一声枪响，棕熊应声倒下。铁木尔被棕熊撞击得摔出几米远。

他昏厥了几秒钟。周围异常寂静，铁木尔苏醒过来便爬起来用袖口擦拭满是尘土的脸。森林里吹来一阵阵阴风，四周看不见什么猎人。铁木尔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如同一场梦。

扎拉森听说了此事，觉得蹊跷，就领着儿子匆忙来到那片森林边时，那头棕熊竟不翼而飞……

光阴荏苒，转瞬已是白雪皑皑的冬天了。铁木尔每天骑马驰向宝格达山。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有时他疯魔了似的一动不动地坐老半天。有时与什么人摔跤似的，一人舞动半天，直至重重摔倒为止。一次扎拉森看见儿子独自一个人浑身是汗地摆动，便走近问道：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一人在这儿挥舞什么？

铁木尔擦着汗说我跟一个人在摔跤，他很厉害。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胡说？明明一人嘛。

我一点也不胡说，跟我摔跤的那人是隐形人。

哪有这种人？

那人只有一只眼睛，眼睛长在脑门子上，他定期来给我指教。

老天爷。还有这种事儿？

……

铁木尔每天放牧。名为放牧，实则骑马出去找半大后生们摔跤。一次狼



趁铁木尔的羊群无人看管，袭击羊群咬死了四五只羊。晚上当铁木尔满面风尘回来时，父亲气恼地用皮鞭抽他。皮鞭在他的屁股上抽出一道道血痕，他也不哼一声……

附近的半大后生们谁也摔不倒铁木尔。一天中午，铁木尔去找钢嘎摔跤，他是位小有名气的摔跤手。钢嘎根本没把铁木尔放在眼里，准备一把摔倒他，不想竟被铁木尔的右脚钩倒。钢嘎恼羞成怒，爬起来就向铁木尔的膝盖狠狠踢了一脚。铁木尔躲闪不及被他踢伤了膝盖，不由蹲下来……

左腿受伤后，铁木尔半个月没出去走动。独眼人定期与铁木尔约会。约会那天，他一瘸一拐地走到约定的地点时，只见独眼人早已在那里等候他。铁木尔说他的腿受了伤，走动很不方便。独眼人查看了下，从褡裢里取出一瓶酒，喷洒在患处，按摩完后说，好了，可以走动了。

铁木尔疑惑地看着他，站起身一踩，受伤的腿果然没事儿了。铁木尔对独眼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以后你自己好好练吧。

你要去哪儿？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怎么找你？

三年后咱们老地方见。

独眼人挥了一下手，倏地不见了……

日夜像喇嘛手上的串珠，不断交替。一天早晨，铁木尔起来时，凭空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靴子里不知有什么东西，硌得很难受。他便脱了靴子，仔细看了下什么也没有。空气里流动着一种烧着什么的味。铁木尔提溜着笼头，出门寻马。他走到南山脚下，看见了一匹带鞍具的漂亮的黑骏马。

是谁的马脱缰跑出来了？铁木尔羡慕地看着那匹马，走近时黑骏马竟乖乖地站在原地。铁木尔抓摸了几下马的皮毛，抓住缰绳，紧了下肚带，就翻身骑在了马背上。看样子黑骏马很老实，走几步当铁木尔放心时，遽然疯了似的尥起了蹶子。铁木尔被摔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坠镫了。

铁木尔像一个肉袋子坠在黑骏马的右边。它想摆脱开坠在一旁的肉袋子，拼命窜逃，鬃毛如面旗，四蹄如鼓槌。铁木尔右手扯住皮梢绳，与地面保持距离。地上有草墩，有乱石，脑瓜碰上就开花。

在习习的风中，一个声音说抽出你的刀来！



他用左手抽出腰间佩带的刀，刀很锋利，射出凛凛寒光。剧烈的颠簸差点把他手里的刀震落。他握紧刀，准备割断镫带，但几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时那声音又说赶快投刀！

他屏住呼吸，对准镫带把刀投掷出去，镫带被割断了一截儿。

黑骏马奔跑得更快了，蹄子溅起的尘土，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脸面上。

啪一声，镫带断了！铁木尔像蟒一样横在地上。黑骏马扬鬃摇尾狂奔一段后像入了地似的倏地不见了……

怕阿爸责骂，铁木尔没把这可怕的事情告诉他。

季节迈着矫健的步伐进入了草原的盛夏。马的嘶鸣声、牛羊的叫声使草原欢乐起来。铁木尔的身体还在疯长，他清晰地听到自己的浑身血液在汨汨流淌，并感觉到身体每个细胞滋滋膨胀。细胞分裂，增殖的声音如雨中树叶般刷刷拉拉地响着。他走动起来活像一堵墙或一座小山。

一天，铁木尔放马，看见几个魁梧的汉子牵着驮有滴哩嘟噜东西的马向西走，羡慕得不由跟在了后边。没跟多时，他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出这些人是要去参加那达慕摔跤比赛的，他就快步走到跟前说，你们是去参加摔跤比赛的吧，求求你们，领我走吧！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个高个儿后生压根儿看不起这个穿着朴素，蓬头垢面的铁木尔，猛地朝他扑来。高个儿这一动作很滑稽，引起了大家的哈哈大笑。铁木尔没紧张，找准对方动作的破绽，用右脚轻轻一钩，高个儿啪嗒一声倒在地上。

笑声戛然而止。人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嘟囔道：看样子这家伙还有两下呢！

高个儿恼羞成怒，爬起来就向铁木尔扑来。铁木尔又将他轻而易举地摔倒。看热闹的人们谁也不笑了，不服气地依次跟铁木尔摔跤，然而一一都被他摔倒。

好好！我答应领你！领头看见这情形，答应领走铁木尔。

那达慕大会上聚集了各地的牧人，空旷的草原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摔跤是那达慕上最吸引人的一项活动，人们热烈地议论各地摔跤好手。

摔跤比赛开始了。起先铁木尔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比赛进行到三轮时，铁木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赞誉声从四面八方飞来。小伙子们羡慕的词语，姑娘们含情的目光刷一下集中在了他的身上。铁木尔觉得很不自在。

铁木尔将对手势如破竹一一摔倒，最后与格根活佛的摔跤手相遇。两人



将争夺冠军。格根活佛坐不住了，派人暗中调查铁木尔的来历。

观众们想目睹最后的角斗，将比赛场层层叠叠围得水泄不通。

好心肠的人悄悄给铁木尔说，你快认输了吧，弄不好你会吃亏的！

铁木尔心想故意低头认输是摔跤手的奇耻大辱！我不会给他认输！

格根的摔跤手看见铁木尔丝毫没有认输的样子，就匆忙钻进后边帐篷换召德格。

仪式歌重新唱起。

小伙子，留神。那家伙穿的好像是有刺的召德格和带刀的靴子呢。领头不安地走到铁木尔跟前轻声叮咛。

格根的摔跤手果然穿一件嵌满铆钉的召德格。铁木尔小心谨慎地进了场。格根的摔跤手见对手不挨近，找准机会向他踢了一脚，他是对准铁木尔的膝盖踢的。他躲闪，膝盖虽没被踢着，腿肚子却被划了一刀，血汩汩流出来。铁木尔看见自己的血，怒火中烧，猛地进攻。他先打乱对方的阵脚，然后一把提起格根的摔跤手，悬空转了起来。

人们的欢叫声潮水一样喧腾起来。

铁木尔把格根的摔跤手悬空转了几圈后慢慢放下的同时用右脚轻轻钩了下。格根的摔跤手被摔倒后很快爬了起来，然而由于头晕，不知往哪儿走是好，愣了半天勉强做了下手舞足蹈的动作，羞赧地往自己的帐篷跑去。

铁木尔的手被格根的摔跤手的召德格扎得满是血。格根的脸面青一阵白一阵，但他尽量掩饰自己的情绪，喊道：后生摔得不错！

铁木尔跳着狮舞到大帐前面，领了赏物——备有鞍具的骏马。

铁木尔领完赏，到那边的帐篷里喝足奶茶后牵着备有鞍具的骏马，踏上了归途。那时夕阳的最后一摊血溅向草原，草原立刻变得昏暗、朦胧。

路边的鸟儿扑棱棱飞走，马儿警惕地竖起了双耳。一支箭嗖地飞来，击中了铁木尔的右手腕子。缰绳从他的手中落下，他差点摔下马……

那支冷箭，刺伤了铁木尔的右手腕筋骨……

筋骨受伤后铁木尔很痛苦，他去找独眼人。宝格达山、北草滩，铁木尔找了一遍又一遍，独眼人杳无踪影。一天又一天过去了，铁木尔的手像弓一样弯着。苦闷的铁木尔以酒解闷。由于情绪不佳，铁木尔有时喝得烂醉，有时酗酒闹事。一次，几个人聚在一起喝酒，铁木尔耍酒疯，打伤一个后生的肋骨，请喇嘛念了三天经……



地上没有一丝风，天气闷热，喝得烂醉的铁木尔策马向宝格达山狂奔。他不断挥着鞭。奔到半山腰时马儿累死了，铁木尔才扔了鞭。事后他自己很奇怪那天为什么疯了似的狂奔。马儿累死了，铁木尔跌进了山沟。他摔得不轻，浑身青一块、紫一块。

太阳落山时，汨汨流淌的泉水唤醒了铁木尔。渴得口里快要冒火的铁木尔爬到流淌的泉水旁，喝足后将头发、上身美美地冲洗了一下。

泉水冰凉彻骨，铁木尔的酒一下子醒了。他觉得浑身舒服极了，并觉得受伤的手腕也舒展了许多。于是铁木尔隔三天上一趟山，用泉水冲洗手腕。手腕明显地在舒展，铁木尔灰暗的心情有了一丝亮光。

盛夏，一年一度的那达慕会开始了。那达慕会专门邀请了铁木尔。以前，铁木尔一听到那达慕大会就激动得坐立不稳。可现在恰恰相反，心情变得一下子沉重了。

怎么专门邀请我？是在搞什么鬼？铁木尔准备不去。可临近那达慕会时，来了两个人，叫他无论如何也得去。

说是邀请，实则是逼他参加。会上还硬让残废的铁木尔参加摔跤比赛。

我认输算了！铁木尔提出的要求总管根本不予理睬，硬叫他上场摔跤。

哪有这种道理！铁木尔气得脸红脖子粗。

对手按着传统的规矩，手舞足蹈地进了比赛场。那家伙为了不猛然摔倒铁木尔，要着各种各样技巧逗趣儿。王爷和格根的浪笑声像刺一样扎进铁木尔的耳朵。

你们想看我的狼狈相，没那么容易！铁木尔尽力稳住自己，找机会准备进攻。

拿残废人取乐，真不道德。有人嘟嘟囔囔退出了场。

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些王八蛋摔得晕头转向的！铁木尔尽量忍耐着。

这小子的右手虽用不上力，但是摔得还不错！铁木尔听到王爷和格根的揶揄，气得浑身抖起来。

第一回合那家伙差点被铁木尔摔倒，他再也不敢轻视铁木尔了，郑重其事地摔起来。第三回合上铁木尔才被摔倒。魁梧的铁木尔像辆勒勒车，倒下时扬起了恁大的尘土……

刷的一声，黄昏来到了草原。铁木尔像逃也似奔出了那达慕场所。没有

一丝风，天空像倒扣的巨锅，一片黝黑。铁木尔觉得很闷，透不过气来，但看到啄破云层向大地眨眼的几颗星星，心里亮堂了许多。

月亮升上来了，茫茫的草原变得朦朦胧胧。铁木尔听到空中传来一阵汨汨的流水声。他没有回家，策马驰向宝格达山。





巴拉嘎日河边的故事

查黑尔·特木日/著

哈 森/译

巴拉嘎日河，在蓝天绿野之间泛着粼粼波光弯弯地流淌。难耐酷暑的牛群站在河里甩着尾巴，水珠顺着尾巴在阳光里闪烁。花瓣上的蝴蝶也已困顿，羊儿们在草滩上扎堆簇拥，烤灼的烈日让它们有些无处躲藏。

一个月之前的一场暴雨中，巴拉嘎日河的河堤决口，洪水横流，咆哮几天后退去时留下了很多新的堤坝沟壑。只有河的渡口处，那两边岸坡还依然平坦如旧。牧人熟识那渡口，从下游十余里处便可远远望见洪水冲刷后留下的那高大堤坡。近几日，在大堤上突然出现了几个放暑假的大学生忙活个不停。他们当中，有人挥舞铁锹挖掘堤坡松软的泥土，有人拿钻子钻这儿钻那儿。显然，他们在那里探寻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喂，那个贵杜布老人是不是看走眼了？我们忙活了三天，别说是箱子，连一片板子都没寻到啊！”个头不高脸色微黄的一个小伙子擦着额头上的汗这样说。看样子他有点气馁。在一旁不停地挖土的呼楚图瞥了他一眼说：“巴雅尔，你又犯懒了吧？贵杜布老人明确告诉过我们，就在这个地段看到那东西的。老人家对看到的东西，不会那么轻易忘记的！”

见他说得很有信心，巴雅尔一时不再言声。他把钻子扔在一边，看着肌



肉发达身材强壮的呼楚图正卖力挖土，就说：

“您老的身材和力气，真是让人想起博物馆里的‘北京人’啊。有所区别的是，他保留着浑身的长毛，你却身着名牌裤子，手握人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劳动工具——铁锹！”巴雅尔戏谑的口气带着一丝讽刺。

“我要是‘北京人’，那你是什么？是一个从猿猴进化为人过程中间的那类动物！”呼楚图回击他，把铁锹插在泥土中，拿起放在一边的毛巾擦了擦汗，接着对巴雅尔说：“我们休息一会儿，水在你包里吧？渴得我嗓子都冒烟了！”

“同志们，休息吧，老大发话了！”巴雅尔立刻从包里取出水来分给大家。

几个人欢呼着纷纷喝水解渴。

呼楚图放眼望着这片到处留有铁锹和钻子痕迹的河堤，又看了看已有些疲惫的同学们，心想，看样子把他们累惨了，于是重新对大家说：“大家先好好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去挖一挖吉日嘎拉下钻子的那块地方！也可能我们是挖得浅了，再挖咱就挖得深一些！”说完，他铺开衣衫仰面躺下去。

“当时我清楚地看到过，那边高堤下有一个箱子。那里河床宽，岸边水流平缓，当时我想取，但是堤岸有些高，够不着。可过了两天再来的时候，那段堤岸却坍塌了……”贵杜布老人的话在呼楚图耳边回响。根据老人引领他们来这里时说的话分析，箱子被坍塌堤岸掩埋的推断是不会错的。如果万一被水冲走了，那就不好办了。“箱里有珍贵的历史物件……”

想起嘎日迪对他的郑重讲述，他忍不住心里默默祈祷箱子千万不要被洪水冲走。一个声音仿佛也在他耳边叮咛：那物件是蒙古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绝不可遗失啊……

呼楚图躺在那里，心思更加烦乱焦灼。

同学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地上，有人打起了盹儿。

蛐蛐吱吱叽叽在唱，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碧蓝碧蓝的，夏日的太阳被羁绊了一般一动不动地挂在头顶烧灼万物。在这宁静而被晒蔫的自然情景里，呼楚图和同学们在汹涌而来的困意面前都不知不觉昏睡过去了。

一觉醒来时，已过正午。呼楚图赶紧叫醒大家，用河水洗了脸，清凉了一下，然后拿起各自的工具开始了又一轮的寻找挖掘。呼楚图找到那块刚才确定的地方，以挖掘储水井的范围和方式往下挖坑。其他人以他为中心，依

次排开了阵势，说好什么时候碰到了砾石才停止。就这样，拼命挖了一两个钟头，堤岸上又出现了很多个大小凹洞，遗憾的是他们除了徒增疲劳，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那个叫吉日嘎拉的同学，不甘心地跳进所挖的洞里，拿钻子左右上下重新再探钻个遍，爬出来后被他生气地扔一边的钻子扎立在松土上，不停地摇曳颤抖。

“箱子肯定是被水冲走了！咱们挖得已经没留下任何一块空地，还是找不到，不能继续蛮干瞎挖了！”巴雅尔显然没了信心，又开始抱怨。

“大家不要泄气儿，再挖几个坑看看！相比那个箱子的珍贵来说，我们这几天的劳累算什么啊！”呼楚图一边鼓动大家，一边换了一个位置，又开始挖起来。

呼楚图挥动着铁锹，他那健壮的身子渐渐没入被他挖出的深坑里，没过一会儿，大家都看不见了他的脑袋，只见一锹一锹黑土被扔出来。同学们都围在坑边，只见湿湿柔柔的沙土都粘在呼楚图半裸的胸膛和后背上，像个泥人。

“唉，呼楚图，快出来吧，我们又不是来挖井的，掘那么深干什么呀？”大家在上面劝他。

“再挖一会儿看看，嘎日迪为了这个箱子可以不惜生命，我付出这点汗水不算什么！”呼楚图继续踩着脚下的铁锹，喝了几口巴雅尔扔给他的水。当他再一次用力踩铁锹时，突然，每次轻松挖进的铁锹好像半途被什么卡住了。使劲再踩，只听见“咔嚓”一声，铁锹下边露出了一块黑色木板。啊！寻挖了整整三天，终于有结果了！呼楚图高兴坏了，迅速拿起那块木板，擦掉黏土细看，上边刷着黑色油漆，还画有旧式图案。

“你们快来看看！这里有刷漆的木板，肯定是箱板！”他高兴地喊。

那些已经失去信心散在一边的同学们，这一下都跑过来，围在坑口向下看。

在大家火焰般眼神之下，呼楚图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出现木板的地方深挖下去……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无人的夏季牧场上孤独伫立着一座蒙古包，嘎日迪一人在烛光下读《成吉思汗传》。他的额吉犯胃病，由舅舅陪着昨日去苏木医院，住了一宿还没回来。额吉不在家的第一个夜晚独守空屋，他有点害怕，失眠了。今天晚上，他知道又是自己一人独守蒙古包，可总有个隐约感觉，似乎有什么危险正在逼近自己，为了驱逐恐惧感，他就看起了书。

不知读了多少页，睡意袭来，嘎日迪合了书，铺上被褥准备睡觉。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中，蒙古包西南侧竖立的马鞍、东南侧碗柜上的餐具、北侧的红色箱子……所有物件看起来都朦朦胧胧。吹灭了蜡烛，想睡却又睡不着了。额吉现在好些了吗？被病痛折磨得咽不下一口饭的额吉，她那苍白的脸庞，这时映现在他眼前。令他失眠的，还有白天来收购古玩的几个文物贩子，他们的模样也在脑海中不时闪现。他们那副唯利是图的德性，一想起就让他恶心。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家有古物呢？肯定又是山皮勒那小子透露的！真见鬼！心肠坏的人，早晚会把自己绕死，不会有好下场。他诅咒山皮勒。

嘎日迪读中学的时候，他阿爸得了肝癌，山皮勒知道他家缺钱，就带着几个买卖人来他家，想跟他阿爸那儿买一口古箱子，费尽了口舌。他阿爸坚决回话说：“别说两万了，就是给两千万我也不卖！快拿着你们的钱走吧！”要是那会儿真卖了箱子，那就有钱治病了，可是他阿爸不把死亡当回事。箱子是留住了，阿爸却去世了。早些时候，山皮勒的父亲，那个叫道布顿的人，揭发嘎日迪的爷爷藏有古箱子，给他扣上一顶封建残余的黑帽子，运动中硬是折磨死了他。所以，至今一想起山皮勒一家人，嘎日迪心中就忍不住怒火燃烧。

还都是蒙古人，可惦记起蒙古人传统文物来像一头贪婪的狼！忘了祖宗，失去良知只认钱，这些人在闪光的蒙古族历史长河中渺小如蚁蛭。

想着这些，嘎日迪刚要进入梦乡，听见了从远处传来的雷声。

看样子又要下雨了！他忽然想起没有盖上蒙毡，披了袍子走出蒙古包。

外边，天地一片昏暗，湿润的风吹拂着脸颊。连日来的大雨中已决堤的巴拉嘎日河，在不远处发出的哗啦啦水流声划破夜的寂静。羊群在羊圈里反



当着，隐隐约约显出白白的一片。蒙古包附近卧着牛群，喘息声依稀可闻。

远天划过闪电。忽然，门口的几条狗觉察到了什么，叫起来。

这时，像是汽车的灯光，在远处忽隐忽现。嘎日迪盖了蒙毡，将蒙毡的拉绳系在蒙古包肚带上，返回了蒙古包。

汽车声越来越远的时候，嘎日迪心想，可能是幻觉吧，这么晚会有什么车来家里呢？他给自己打气，但一想到独自在无人的旷野上度过漫长的夜晚，恐惧感又一次袭来。汽车声越来越大了，像是临近了蒙古包，狗儿们狂叫成一片。

可能是问路的人吧？自己已经是这么大的男子汉了，不能像一只见了老鹰的兔子般胆小，他给自己鼓着气，拿起手电筒走出蒙古包看了看。只见一辆汽车如入无人之境，黑暗中横冲直撞地朝这边开过来。狗冲过去，只听“嗷”一声惨叫，家里那只最雄壮的狗被撞在车轮下，没了声息。看见同伴惨死，另两条狗畏惧地哀号着远远躲开吠叫。

登时，嘎日迪心里一惊，不好，敢这样撞死主人家的狗，来者肯定不是好人。他感到一股阴森森的气息从黑夜里蔓延开来。他明白，不管有多么危险，想躲是不可能了，自己一定要顶住。心意已定的他转身冲进蒙古包里，从马鞍上取了粗粗的皮鞭再走出来。

车开到嘎日迪身边才刹住。从车里先走下来一位略显肥胖的壮实男人，有着铜勺一样锃亮的脑袋，穿一身黑衣。随后下来另两个男人，也穿一身同样的黑色衣服。嘎日迪一眼就认出他们是白天来过的买卖人，也都是蒙古人，他立刻明白了这几个人来的目的。如何对付好呢？心里有一丝丝的害怕，自己一人面对三个黑汉子，不免失去信心。

“这么晚了，你们有什么事吗？为什么撞死我家的狗？”嘎日迪壮着胆子喝问。

“老弟你还没睡啊？老哥们迷路来你家了！你的狗钻进车底下没躲开，天太黑了，赔你就是。嗷嗷嗷，老弟，你拿鞭子干什么呀？别害怕！蒙古人怕蒙古人干什么？我们没法再走了，在你家借住一宿吧！”那个壮实的光头男人驱打着扑上来的狗，走向蒙古包。

嘎日迪无奈，只好由他们进去，从哈那上摸到火柴点燃了蜡烛。

光头像只馋肉的狗一样，转动着眯眯眼，环视蒙古包里的物品。然后拿起嘎日迪看的那本书说：“还是大学生啊，哟！《成吉思汗传》啊！老弟，你



大几了?”他翻着书坐了下来。

“开学就大四了!”嘎日迪靠着柜子,冷漠地回答。

“你是历史系学生啊?”

“差不多吧!”

“那就对了,我是从你读《成吉思汗传》上猜的。所以嘛,我们当今蒙古人应该为自己的历史文化去奋斗。老哥我呢,也是以此为目的才搜集古物,准备将与蒙古历史文化有关的古董物件一个个搜集后,无偿交给博物馆!”他说这番话时,心里在暗暗盘算,用假话先哄住这嫩小子,争取让他把那古箱子主动拿出来给我们看,只要见到那宝贝就好办了,由不得你了。而他这种打算,岂能骗得了嘎日迪?心里说,你他妈的别装了,谁不知你肚里装的是啥心肝。

这个光头买卖人名叫斯庆,是个出了名的文物贩子。倒卖古物多年,也没见他有多么发财,横财总是绕着他走。最近他在旗上惹出人命案,成了主要嫌疑人,为躲避缉捕逃来住在巴音塔拉苏木的山皮勒家,从他那里探听到嘎日迪家有一口古箱子。当白天过来收购时,遭到嘎日迪拒绝,说家里没有这样物件,弄得他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没有。然而,梦想成为一个富豪的欲望折磨着他,趁着夜深人静,再次跑来图谋下手。

嘎日迪心里想,明明是奔着箱子来的,还假称求宿!自己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寻找机会拿着箱子骑马逃跑才是唯一办法。这些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是失掉了古箱子,祖辈的英魂决不会饶恕自己。他打定主意,就等候时机。

“老弟,哥哥们都饿了,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你给我们准备点吃的吧,行吗老弟?”光头斯庆很有礼貌地说。

嘎日迪认为机会来了,按捺着欣喜嘴里答应说:“好吧,我去外面从大箱子里拿一些干肉来!”嘎日迪伸手从蒙古包顶木椽缝里掏出一个小红包,从里面拿出钥匙,打着手电筒出去了。

他的举动,引起了斯庆的怀疑,怕他要什么花招,就起身说:“外边太黑,你不害怕吗?哥哥陪你去吧!”

“不用了,哥哥,我们家的狗都挺凶的,我怕拦不住呢!”嘎日迪装出十分真诚的样子。也许斯庆的确有些畏惧狗了,听了这话又坐了回去。不过他还是不放心,身子跨坐在门槛上,拿手电筒光束一直追照着嘎日迪,唯恐他